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场景化

张笑然

(西安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 场景是能动主体、价值文本与教育实践多方共舞的“舞台”, 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提供基础性的关系介质与环境依托。思想政治教育场景演变的历史过程说明, 以5G、元宇宙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技术正在为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场景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面向未来的前瞻布局, 将能动地改造教育对象与教育活动的“所在”, 关注在此之中的涌现与展开, 并深刻变革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表征形式与在场样态。数字时代的主体需要、社会需要和学科发展需要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化的直接动力。把握前沿科技孕育的时代机遇, 以具身化、泛在化、智慧化的技术方向为引领, 准确研判场景沉浸、场景互联、场景育人的未来图景, 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化的关键。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场景化 场景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2X(2023)10-0057-06

DOI:10.16075/j.cnki.cn31-1220/g4.2023.10.013

面对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所展现的数字化生存愿景, 人们愈发憧憬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符合“此情此景”的场景化需要。^[1]场景作为满足受众在场体验的情景空间, 伴随着数字化时代的主体需要、社会需要和学科发展需要的变化, 逐渐走入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研究视野。但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有关场景与场景化的概念界定尚付诸阙如, 且存在场景和空间、环境、场所等相似概念混用的情况。因此, 本研究从划定基本概念界限出发, 总体阐述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化的研究理路, 探究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化的现实需要和实现路径。

一、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化的内涵界定

“场景”是什么? 理清这一问题准确把握思

想教育场景化含义的关键。“场景”一词的使用肇始于戏剧表演, 作为场景化运用的原始形式, 剧场舞台为观众营造了“在场”的沉浸体验氛围。^[2]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 罗伯特·斯考伯等人围绕移动设备、大数据、传感器、社交媒体、定位系统五种技术趋势构建了“场景理论”, 成为后续研究把握“场景”概念的基本分析框架。^[3]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 “场景”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名词, 它重构了人与时间、空间、学习内容、技术工具, 以及人与人的连接和交互方式。^[4]思想政治教育的场景由无数承载价值符号的媒介要素组成, 不同场景之间的连接将破除思想政治教育的孤岛化困境。^[5]结合相关研究对于场景的概念及其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 本研究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历史演进可以视为庞大的场景堆积, 单个的场景表现为这

[基金项目] 陕西本科和高等继续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重点攻关项目“地矿类艰苦专业思想政治理论课协同育人研究与实践”(项目批准号: 21BG029)。

种实践活动适应社会发展的元素形式。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悬于无场景的“真空”之中。场景是能动主体、价值文本与教育实践多方共舞的“舞台”，即在场之所在，它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发生提供了基础性的关系介质与环境依托。

基于场景与空间、环境、场所的概念辨析，能够廓清场景的主要特征。首先，场景是经验的。空间作为事物位置与运动所遵循的根本规则，并非客观实在的“自在之物”，是一种先于经验的人之规定性。而场景作为经验世界的特殊形式，被人的认知规则所约束，不存在脱离空间秩序的场景。思想政治教育场景以理论知识为指导，通过设置符合特定价值观的景别、文化氛围和情景实践活动，使人在直观体验中获得充足的感性经验材料，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理性认知和道德观念。在此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场景是抽象理论与具体实践的交集。其次，场景能充分发挥外部因素的正向效能。环境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因素的综合，人的生存和发展、人的思想和行为与环境密切相关。^[6]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作为影响思想价值观念的一切外部条件，不但制约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形成与发展，而且其内涵、外延的范围非常广泛，既包含积极影响，也有不良环境造成的消极影响。场景则是针对一定目的和实践活动而能动改造的特定环境，具有极高的灵活性和目的性。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教育活动和教育对象的具体需要，通过目标牵引有的放矢，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外部因素的正面效用。再次，场景关注在此之中的涌现与展开。场所作为场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场景活动的处所。思想政治教育的场所不但是教育活动发生的空间，更是包容思想与精神的“栖息之所”。在此基础上，场景则关注到场所内涌现的东西。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并非被动地等待价值与意义的复归，而是设置承载价值文本的景别与情景活动，能动地改造教育对象与教育活动的“所在”，关注“在世之在”于此间的展开。

场景的组成包含社会关系的“场”与价值体验的“景”。其一，“场”不单是教育活动发生的场所，

还是承载关系网络的拓扑空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从“场”的角度进行思考，就是对于“关系”的思考。^[7] 他通过改造黑格尔的名言“存在即合理”，提出“存在即关系”的观点，强调“场”的存在是关系，而不是主体间的相互作用或连接个体的主体间性。正如马克思所言，客观关系是“独立于个人意识而存在的”。^[8] 布尔迪厄对于“场”的结构主义解读，说明了场景作为现实关系介质的社会属性。其二，“景”代表着承载价值符号的情景内容，为构筑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系统提供载体支撑。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的具象化表征，“景”创设了串联能动主体、价值文本与教育活动的可感环境，持续影响着人的思想情感与价值观念。譬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围绕党史学习主题进行景别设置，依托红色文化资源，情景再现历史故事与英模事迹，营造具有感染力的场所氛围，以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浸润参观者的心灵，用场景体验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这个意义上，不断丰富场景积累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建设的资源表征。

二、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化的现实需要

无论处于怎么样的历史发展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化都是从“现实的人”的需要出发，引导“现实的人”在满足其需要的过程中积极推动社会整体的发展。^[9] 现实需要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化的直接动力，并随着时代发展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而不断变化。通过对人的主体需要、社会治理与认同需要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需要的多维分析，充分廓清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使命与新要求，是把准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化前进方向的基础。

1. 主体需要

建设道德实践场景，满足“丰裕一代”的主体需要。作为人与生俱来的“内在规定性”，人的需要并非一成不变。马克思、恩格斯在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时，提出人的需要包括生存需要、发展需要、享受需要三个从低到高的异质层级。恩格斯认为，社会生产不只是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

需要。他指出：“生产很快就造成这样的局面：所谓生存斗争不再单纯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10] 新时代的青年群体成长于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的特殊时期，社会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与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塑造了青年一代相对优渥的成长环境，他们被称为“丰裕一代”。^[11] 愈发充裕的物质条件促使人的主体需要发生改变，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等更高层次的需要逐渐成为“丰裕一代”关注的焦点。面对新时代青年不同以往的代际需要，场景作为承载价值文本的情景环境，不但可以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生存功能的基础作用，还能聚焦主体的精神需要，以丰富直观的价值文本表征，为年轻人营造开放式学习空间，使他们浸入和谐向善的德性生活与道德实践中。在场景氛围的潜移默化中，使青年群体逐渐认识自己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地位与使命责任，引导他们树立远大的理想目标，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

链接线上线下场景，满足“互联网原住民”的主体需要。人类社会的进步不仅表现为物质生产力的增长，也表现为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人类社会的面貌，催化出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新时代青年自出生起就与网络相伴成长，对于信息模态多样的在线场景具有极强的适应性，甚至可以说互联网场景本身就是这群“原住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时空格局将线上线下划分为两个泾渭分明的领域，尤其是在线下场景中，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往往存在内容表征形式单一、优质资源缺乏流动性、学习者的参与感与沉浸感不足等现实问题，制约了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功能的正常发挥。为了满足青年的主体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互联网原住民”的代际特征进行调适与创新，以多模态的场景内容表征形式，构建映射全媒体资源的立体式在线场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线上线下一体化全场景的融合互动。

2. 社会需要

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在线场景，提升网络意识形

态主导力。调节社会精神生产，传导主流意识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基本社会性功能。^[12] 进入信息时代，“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13] 凭借网络空间的舆论霸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不断增强，并通过培植“意见领袖”操控网络舆论，大肆散布历史虚无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不断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的主导力。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重视网络信息环境中的在线场景建设，解决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建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新矛盾，增强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网络引领力，营造清朗的网络精神家园。

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场景，加强价值引领。为了有效发挥政治行为引导的基本功能，满足构建政治良序的社会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要不断推动场景化建设，以重大历史节点为工作契机，构建人人参与的在线政治场景，如VR“两会”、国庆阅兵直播间等，拉近普通民众与重大政治事件的距离，提高人们的政治认识，凝聚广泛的政治认同。同时，要加强线上线下的政治场景联动，为青年网民的政治参与拓宽渠道，合理引导年轻人以理性态度进行政治参与，提高他们的政治素养与政治鉴别能力，帮助新时代青年形成正确的政治态度，树立正确的政治立场。

塑造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场景，深刻领悟历史意义，汲取历史经验。“四史”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如何促进“四史”教育内容入脑入心，打破年轻人与历史文本之间的认知壁垒，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精神力量与思想认同，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课题。思想政治教育的场景化依托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进步，将构建链接红色文化资源的历史场景，以直观可感的红色文化表征充分还原历史情景，为“四史”教育提供沉浸式的体验空间。受教育者通过能动的情景实践活动，全身心地浸入历史文本营造的文化氛围中，跨越时空壁障在“四史”内容中获得情感陶冶与思想升华。

营造思想政治教育舆论场景，及时疏导社会心理与情绪。Web2.0时代是人人发声的时代，自媒

体的网络浪潮带来了更为多元的社情民意表达渠道,也带来了全新的社会舆论问题——“后真相”,即个体根据自己的信念和情感进行意见表达,事实本身被淹没在众声喧哗的舆论浪潮之中,被“超真实”的舆论“真相”所取代。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化,以承载价值引导的舆论场景为主阵地,强化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力,是解决“后真相”问题的有效路径。思想政治教育的舆论场景将通过在场体验的切身感受,破解离身性与网络匿名性引发的道德失范,使人们的注意力焦点回归事实本身,为理性判断营造良好的环境,及时疏导社会情绪、调适社会心理。

3. 学科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学科支撑与理论指导。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需要形成新的驱动力,推动学科发展由外延式向内涵式的转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14]理论创新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根本驱动力。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面对现代媒体技术深入发展所展现的数字化生存愿景,人们愈发憧憬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能够满足“此情此景”的场景化需要。^[15]作为新的学科生长点与发展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化研究正是以当代人的主体需要、社会治理和认同需要为出场语境,洞察数字时代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机遇,展望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发生处所的时空流变,以多模态资源表征、具身化感知体验、开放性场景交互、沉浸式情景探索为现实依托,系统阐释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创设的要素结构,为满足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要提供理论支撑与路径选择。

三、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化的实现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场景演变的历史证明,场景化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时把握前沿科技孕育的时代机遇,科学展望场景演进的发展态势,以具身化、泛在化、智慧化的技术方向为引领,准确

研判场景沉浸、场景互联、场景育人的未来图景,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化的关键。

1. 具身化:思想政治教育场景沉浸的感知基础

自古希腊以降,“身体”在教育中的地位常常受到贬抑,被当作是人类通向美德与真理的绊脚石,教育仅仅作用于人的“头脑”或“心智”,与“脖颈”以下的身体无关,而具身认知的理论范式挑战了以身心二元论为基础的教育观,主张心智只是身体的经验,“肉身化的主体”才是认知过程的中心。^[16]身体的在场与实践是知觉涌现的基础,不存在超然于肉身之上的“意识主体”或“幽灵”。具身认知理论以身心同一性为线索,阐明了“身体”、“心智”与“世界”的整体联系,即认知源于身体在场活动中的实践经验,以此突破身体作为心智“容器”的传统二元论,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场景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并非抽象的心智锻炼或信息加工,而是发生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的,受到身体经验与场景要素制约的实践活动。具身认知既不同于注重外部刺激的行为主义,也不同于聚焦心智加工的认知主义,而是强调学习过程应根植于身体与场景。“嵌入身体意味着学习的实践性,意味着个体直接经验的重要作用……嵌入环境意味着知识产生于情境,任何知识都是具体的、依赖于情境的,身体力行的实践经验是学习能否成功的关键。”^[17]倘若思想政治教育脱离身体与场景,教与学的过程就会变成抽象知识的单向灌输,思想政治教育者变为信息文本的“搬运工”,学习者的“心智”和“大脑”成为教育内容的“仓库”,没有理性思考与情感和价值认同,有的只是“生灌硬输”或“死记硬背”,人的能动性主体价值在无场景的“真空”中逐渐消解。

作为身心融合的新趋势,具身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场景沉浸的可行路径。从文字、声音、图像到多模态信息融合,思想政治教育场景表征的演进历程说明,具身化的实现路径并非倒退回原始的生活场景,而是伴随着科技进步不断丰富场景要素,增强多维度的感官体验,构建起“身”临其境的思想政治教育场景感知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场景的具身化

发展,将满足学习者身心完满统一的固有需要,强化“我”与情景内容的映射关系,促进共情性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使身体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边缘”上升到“中心”地位,推动主流价值引导从“全脑灌输”向“全身体验”的范式变革。依托具身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可以建立富含挑战性的任务情境,使学习者投“身”于符合主流思想价值的实践活动,从旁观的“他者”转变为文本内容的参与者。学习者将在场景实践的直观体验中获得心无旁骛的沉浸式学习体验,克服外在因素对于思想价值观的干扰。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兴媒介为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变革提供了新的生长空间,价值引领逐渐从物理世界拓展到网络空间。伴随着沉浸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和穿戴设备等技术的聚变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场景不仅是在线教育的仿真处所,而且是支持学习者进行实践活动与主体交往的具身性空间。在物理层面上,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扩展现实等数字沉浸技术配合气味模组、体感反馈外骨骼,不断扩充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场景的感知空间;在数据模型层面上,通过动作捕捉设备,实时采集人的表情、手势与体态信息,并依托数据画像与数字孪生技术赋能重塑数字的“我”,在数字场景中建立起“现实自我”与“虚拟自我”的多维感官映射关系,使学习者能够以“数字孪生体”的第一人称视角,切身感知与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场景活动中的价值冲突与道德矛盾,获得超越文本和图形的具身性在场体验。基于沉浸技术与数字孪生技术的人机交互革新,昭示着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具身化的未来样态。

2. 泛在化:思想政治教育场景互联的发展趋势

传统教育场景往往等同于固定的教育场所,受教育者离开该场所就意味着脱离教育场景,教育活动因出入场所被分割为两种互相无涉的状态:“入”则接受教育;“出”则意味着教育活动的中止。而泛在学习通过淡化学习场景与生活场景的边界,摆脱固定教育场所的空间桎梏,开启了随时随地获取教育服务的无缝式学习新形态。泛在学习注重以无处不在的场景资源满足人们随时随地的学习需要,使

教育活动不再拘泥于固定场所,把日常生活变为立德树人教育场景,对于扩展思想政治教育场景边界具有重要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的场景覆盖不应该停留于主渠道、主阵地,必须紧紧把握泛在化的发展方向,打造全方位、无缝式的场景互联体系。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倘若被局限于某一固定场所,就会造成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空隙,使教育场景之外的生活场景沦为各式各样非主流意识形态扩张的渊藪。而泛在化的场景可以极大地扩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广度,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力。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场景与生活场景有机统一。同时,促进不同场景间的互通互联,是思想政治教育场景泛在化的又一突出表现。泛在化可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场景与社会场景的互通互联,汇聚全场景的社会关系与教育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大思政课”培根铸魂的作用。

依托新一代通信技术的科技生态,泛在化的场景能够实现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深度互嵌,深刻改变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在场样态。以5G为代表的新一代通信技术构筑了场景泛在化的信息交换基础,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真正做到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借以穿戴式的移动终端,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开启远程教育活动。思想政治教育不再拘泥于固定的课堂场所,而是随时可以根据重大事件与舆情热点进行场景设置,使学习者始终浸润在主流思想的文化氛围之中,使之产生持久的思想认同与价值共识。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泛在场景强调主体之间的社会交往,尤其注重日常交往、在线交互、思想交流,鼓励学习者分享对于社会热点事件的看法,并及时抓住裂变式传播机遇,进行有效的思想舆论引导,从而提升他们的政治领悟力与价值判断力。

3. 智慧化:思想政治教育场景育人的未来图景

实现科技与教育的高度互嵌,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场景智慧化的关键。智慧教育在数字信息科技赋能下,将创设智慧化(如感知、推理、辅助决策)的学习时空环境,促进人的智慧全面发展。^[18]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借助智慧教育的理念变革,跳出信息世界与物质世界对立的传统窠臼,进入到数字

化智慧场景的全新赛道,推动科技进步与价值引领的高度互嵌。智慧化场景涵括育人目标与培育手段的双重意蕴,描绘出思想政治教育场景育人的未来图景。

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场景智慧化是运用智慧的场景实践。场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在多模态媒介空间的表征,以全媒体资源的立体化映射突破平面化表征的桎梏,为学习者创设开放叙事的智慧学习空间。在智慧化场景中,单线程的说教式叙事逐渐转向多线程的开放式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将变为充满智慧与创新的实践体验,有效激活学习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教与学双方在智慧场景中拥有同等的表达权力,平等的思想对话将取代权威式的“说教”。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将丰富的思想引导融入开放式的场景要素之中,引导学习者自觉运用个人智慧与团队力量,在承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场景实践中体验不同价值选择带来的不同结果。通过富含挑战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实践,学习者将专注于蕴涵主流价值思想的德性修习,获得沉浸式学习体验。

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场景智慧化也是智慧生成的场景依托。满足学习者的个性化主体需要,提升他们的智慧思维与主体素养,在数字技术与人才培养的有机融合中推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思想政治教育场景智慧化的目标指向。依托实时体征数据采集与大数据访存足迹分析,动态追踪学习者在智慧化场景中的道德行为,精准评估个体的思想动态与成长变化。通过游戏评分式的学习评价,使学习者得到场景探索与智能评分的互动激励,促进个体道德认知与思想认识不断发展。数字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场景的应用如同透明的脚手架,为智慧生成构筑技术支撑与场景依托,使学习者在高度专注的场景实践中达到“物我两忘”的状态,深刻领悟思想政治教育场景承载的理论逻辑与价值意蕴。

与此同时,智慧场景建设要警惕技术主义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僭越,避免出现将数字技术手段当作智慧教育本身的错位现象。思想政治教育场景智慧化不是简单地将数字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活

动,这种层次的场景应用与其说是智慧教育,不如说是教育环境的智能化。从数字技术支持的智能环境向智慧化场景的跃迁,既代表着教育技术的更迭升级,也象征着育人理念的重大变革。思想政治教育者不应该是场景素材的“搬运工”和“播放员”,而应该推动数字技术与人的发展的有机结合,锚定技术应用背后的铸魂育人本质,在人机互构的智慧场景中突出人文关怀,营造有温度的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学习者适应数字智慧的新形态,实现人机共生的协同式发展。

参考文献:

- [1][5][15] 黄冬霞. 场景化传播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 思想教育研究, 2022(1).
- [2][4] 袁凡, 陈卫东, 徐铷忆等. 场景赋能: 场景化设计及其教育应用展望——兼论元宇宙时代全场景学习的实现机制[J]. 远程教育杂志, 2022(1).
- [3] 刘智斌, 夏雅敏, 王晓青.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流动育人场景的构建[J]. 思想理论教育, 2016(7).
- [6][12] 陈万柏, 张耀灿.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101, 69.
- [7][8] Bourdieu P. & Wacquant L. J. D.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96, 96-97.
- [9] 王习胜.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矛盾与发展趋向[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5(9).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756.
- [11] 付宇, 桂勇. 当丰裕一代遭遇资产社会——解读当代青年的社会心态[J]. 文化纵横, 2022(2).
- [13]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54.
- [14]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20.
- [16][17] 叶浩生. 身体与学习: 具身认知及其对传统教育观的挑战[J]. 教育研究, 2015(4).
- [18] 祝智庭, 贺斌. 智慧教育: 教育信息化的新境界[J]. 电化教育研究, 2012(12).